

名家领读系列

名家读唐诗

西渡
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名家 读唐诗

西渡
——
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读唐诗 / 西渡编.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7.9
(名家领读)
ISBN 978-7-5596-0148-3

I. ①名… II. ①西… III. ①唐诗—诗歌欣赏 IV.
① I207.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735 号

名家读唐诗

作 者: 西 渡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宋延涛

特约编辑: 徐 泓 卢倩倩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版式设计: 冉 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晨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8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6.25 印张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148-3

定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894445

前 言

唐诗历来被看作我国古典诗歌的巅峰，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国人心目中诗歌的标准。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时已经做完。话虽有些夸张，但从中国古典诗学的范畴来考察，唐诗确实包罗了诗歌的种种可能性，使得后世很难在它的范围之外另辟一番天地。唐以后的词，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变革，但在精神上实在不过是发展了晚唐诗的某种倾向加以渲染而已。宋诗对诗歌的版图有所扩充，却未免显出伧俗气，透出一副竭力做诗的形相，在我们读来总不及唐诗来得自然，来得毫无痕迹。唐诗最感动我们的在于它那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诗人仿佛只就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信口道来，而无不是诗，而且总是最好的诗。他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诗人所经验的正是中国的青春。个人的青春和民族的青春、国家的青春的完美结合，乃有了中国诗歌的青春——盛唐诗人的不朽歌唱。他们旺盛的生命本身就是诗。所以，他们无须做诗，也无须向自身之外求诗，而他们的作品自然诗意丰沛。正如林庚所说，唐诗的气象是浑然一片，无限清新，无限饱满，个别的诗句和全篇完全融合在一起。唐以后的诗不乏佳句，所缺的正是这种浑然的气象。

民族的、国家的、个人的旺盛的生命洋溢为唐诗万象森罗、众妙兼备，极其丰富、极其多彩的个性，在数百年间各逞所能、各呈其媚。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初唐的顶峰、盛唐诗的一个华美的开篇，享有“孤篇盖全唐”的盛誉。它充溢着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它具有最浓郁的人间情调，又弥漫着深沉华美的出世的玄想。多么出人料想，这一曲复绝藐远的心灵之歌，却被塑成了唐诗的肉身！就是这个原因，唐人的诗即便现实如杜甫，也总有那么一点出人遐想的非人间的气息。这一个绝世的美人，她的鬓发几乎触着我们的脸颊，却总像要临空飞去！然而，这对唐诗还不够。紧接着，陈子昂又从建安为唐诗引进了苍凉慷慨的风骨。而结合了这倾国倾城的肉身和苍劲风骨的便是气象万千的盛唐诗歌。由于两者结合的程度不同，它一会儿是冲淡闲雅、气度从容的孟浩然、一会儿是空山无人、纤尘不到的王维、一会儿是飘然不群、超尘出世的李白、一会儿又是阔大深约、摹画入微的杜甫。尽管这些诗人个性悬异难以道里计，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兼具了这个肉与骨。从容如孟浩然，也不妨碍其写“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豪言；空灵如王维，也不妨碍其写“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语；奔放如李白，也同样写过“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的艳词；沉郁如杜甫，也不妨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什么是盛唐气象？它就是这个华美肉身和苍劲风骨的浑然结合。随着盛唐诗歌向着中晚唐转移，这个结合中骨的成分逐渐退化，但还不妨碍其创造出完全的、浑然的诗歌。中晚唐诗人中，白居易发展了乐府民歌的叙事技巧加以抒

情化；李贺发展了楚辞瑰异的想象加以个性化；杜牧则把唐诗引向了感觉化的方向；李商隐进一步把感觉加以想象的处理，开辟了诗歌的另一番天地；温庭筠则向着肉感的方向不断深入……这些都成为唐诗百花园中珍异的品种。晚唐之后，这个结合才逐渐分解。沿着风骨的一路，逐渐演化为宋诗，而终伤于枯；沿着肉感的一路，演化为五代和宋以后的词，而终伤于熟。中国古典诗歌由此逐渐走上了一条下坡路。创造的能量仿佛在有唐一代得到了一次集中的释放，此后就难以为继了。诗歌的盛世景象遂成绝响。

唐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诗歌精神最充沛、最丰盈的一个阶段。现代诗人、小说家废名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他说，中国旧诗在文字上是诗的，在内容上却是散文的；新诗在文字上是散文的，而内容上却是诗的。废名所说的这个“诗的内容”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它就是诗的情绪、诗的感觉。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样式，它的写作应该始于一种创造性的发现，也就是对世界、对心灵的一种个性化、独特的领悟。诗歌写作的过程就是给这个“诗的内容”寻找恰当的形式的过程。这正是新诗所走的路子。而旧诗所走的路子正好相反。它是先有诗歌的形式，写作的过程是为这样一个形式填进内容的过程。如果说新诗所走的路子是“情生文”，旧诗的路子就是“文生情”。旧诗的写作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演奏的过程，它在一般缺少才情的诗人手中很容易落入废名所谓“按谱行事”“做题目”的格套。结果旧诗中填进去的多数不过是散文的内容。因为作者写诗的时候本来并没有诗的情绪、诗的感觉。社交应酬、政治议论加上一点点伤春悲秋、感时伤世的小感慨，几乎可以概括大部分旧诗的内容。因此，旧诗的“诗”正是

靠它的形式，它的特别的文法，它的音节维持着。如果没有了这个形式，很多旧诗就直同散文无异。这也是旧诗无法译成白话，也难以译成其他语言的原因。因为你一旦将其译成其他语言，势必破坏它的形式，而一旦失去了这个“诗的形式”，它就成了并不高明的散文。在这种情形下，诗歌要表现作者的个性、诗人的创造，就有“点”“危乎殆哉”。唐朝是我国近体诗格律不断规范的时代，但唐诗却能逃脱旧诗的形式化倾向所规定的路子，创造出诗的情绪、感觉最饱满，诗人个性最丰富的诗篇。日趋严格的形式并没有束缚诗人的创造力，相反他们超绝的想象在形式的限制下上天入地、纵横驰骋，比任何时代的古典诗人都表现得更为自由。严格的形式也没有限制住他们的个性，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人，性情、面目完完全全是他们自己的，差不多每一首诗都完完全全地表现着他们自己。这真是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一个人的时代！这也正是唐诗最令我们着迷的一点。

对于这样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和文学遗产，我们不仅要懂得欣赏，而且要用新的眼光去发现它蕴涵的独特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转化为我们自身的财富。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几代学人和作家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的努力，积累了可观的成果。但是他们的文章往往散见于报章杂志和个人的文集、专集中，一般读者不容易见到。为此，编者就自身目力所及，从大量的唐诗解读、赏析文章中，选编了三十二位重要的现代诗人、作家、学者解读唐诗文章五十七篇，涉及唐诗十八家、六十七首。这里涉及的原作都是素有定评的名作，而且多为这些诗人的代表作品。所以，虽然数量有限，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诗取得的伟大

成就。对一些重要的作品，编者特意选辑了多个作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解读，以激发读者独立思考、自我探索的兴趣。另外，斯蒂芬·欧文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身份所做的唐诗研究，往往能独辟蹊径，发我国学者所未发，近年来在我国学界和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编者也从他的几本中国古典诗歌论集中，选取了几个集中论述某些唐诗篇章的片断，希望为读者欣赏唐诗提供不同的视角。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是我国唐诗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对读者总体上把握盛唐诗歌的特征极有助益。事实上，盛唐气象不仅是盛唐诗歌的特征，也可以视为整个唐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征候。初唐是它的酝酿，盛唐是它的集中表现，中晚唐则是它的流风余韵。特将之冠于卷首，作为全书的代序。希望本书对广大唐诗爱好者了解唐诗、欣赏唐诗有所助益。不当之处，诚望海内方家不吝指正。

西 渡

盛唐气象^① (代序)

林 庚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这全盛并不是由于量多，而是由于质高。当然盛唐比起初唐来，诗的数量是较多的，但是比起中晚唐来，它却是较少的。《全唐诗》所收诗的比例，除五代及生平不明的作家（这些人一般的作品也都很少）外，初唐诗人约为二七〇人，作品约二七五七首；盛唐诗人约为二七四人，作品约六三四一首；中唐诗人约为五七八人，作品约一九〇二〇首；晚唐诗人约为四四一人，作品约一四七四四首。按照这个数字，如果画成曲线，中唐显然在人数和作品数量上都是高峰，然而我们却说盛唐时代是唐诗的最高峰，这里正是就质量而言。

盛唐时代前后约半世纪，初唐时代则前后约一世纪。从发展上看，盛唐时代的诗坛盛况对于初唐说乃是加速飞跃的；而中唐的八十年，

① 林庚（1910—2006），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唐诗综论》《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等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及《春野与窗》《问路集》等新诗集。有《林庚诗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九卷行世。本文选自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数量增多了，在某些方面，并且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从发展上看却是在减速中，是在深入与浅出难以统一的过程中。这样，到了晚唐便自然地更为无力了。如果事物发展速度可以说明它本质的一面，那么盛唐时代的诗歌发展就正是处于最蓬勃健旺的时刻。

一、盛唐气象是反映盛唐时代的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个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然而我们如果以为诗歌是像照像机似的，在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时，乃是完全亦步亦趋，则也是不尽然的。因为文学之反映现实经常是通过作者的思想感情来表现的，特别是古典的抒情诗歌，作者的世界观与作品的艺术形象经常是统一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古典抒情诗中就没有主客观矛盾的现象。例如唐初王绩的一首名诗《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作者是隋末的遗民，对于唐代新的统一局面是怀着遗民的寂寞之感的。这首诗的主题，所谓“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也正是表达了这遗民之感的。可是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唐初的名作，却并不因为这个主题，而是由于中间四句“树树

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的醒目的形象。这形象比一切唐初的诗篇更早的反映出了在新的统一局面下和平生活的环境与人民各得其所的心情，这也就是这首诗之所以具有文学史上突出的价值。而这一种对于时代的礼赞，它原是遗民的世界观中所没有的，却正是客观上现实存在的。这里客观的反映是突破了作者的世界观而出现的。然而一般的情况，在古典抒情诗里这样的现象是稀少的，至少是不明显的。一般的情况，时代的精神面貌经常是通过它所赋予作者的世界观与它所孕育的作者的个性而出现的。这就必然发生一种现象：诗歌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面貌，不免会稍迟于那个时代现实的发展。因为认识既经常落后于形势，那么诗人能充分认识新的现实也就经常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同时诗人们要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世界观与前一阶段所孕育成熟的个性也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这就不能那么紧凑的亦步亦趋了。事实上开元之初，继承了武则天王朝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是进入上升的高潮，然而诗坛盛况却还要等到开元中叶才更有力的普遍展开。《河岳英灵集》叙所以说：

贞观末（近650年），标格渐高；景云（710年）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727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景云中其实也就是开元（713年）前夕。可是为什么要等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呢？这就是说一种“气象”或“风格”孕育成熟，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远而如代表建安时代的诗人曹植，他的名作大部分是在建安的后期，有的则还到了建安之后。而历代归之于盛唐诗歌成就之一的岑参的大量边塞诗，却正是写在安史乱前不

久的。一个时代的影响之来既不是突然而来，一个时代的影响之去，也不会是突然而去。特别是在几千年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其发展原是缓慢的；人们需要十年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充分认识它，乃是自然的事情。安史之乱作为唐代高潮的分水岭，也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分水岭，这意义当时人是很少察觉的，甚至除了李白、杜甫之外，诗人们几乎都没有反映这一重大的事件。特别由于从安史之乱到长安收复，为期不过两年，更容易使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偶然短暂的不幸而已。那么安史乱前，即使社会上黑暗面的抬头已经露出端倪，也就难于立即改变开元盛世所长期孕育的普遍的生活感情。至于黑暗面与光明面的矛盾斗争这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盛唐时期，其间的对比也是在渐变的发展中，总的说来，在征云南战役（天宝十载，751年）之前社会的精神面貌，光明面仍是占着上风的，所以李白《古风》说：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这就是李白对于征云南前夕社会的描写。当时宰相李林甫阿附权贵、杀害贤能，的确是开明政治的破坏者。但李林甫还有自知之明，在开明政治传统的压力下，仍然不敢十分胡作非为。历史上说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相位，排除异己，却又尽量的在各项措施上照规矩办事；这就使得直到天宝十载，整个的情况还是平稳的。而杨国忠则是一个好大喜功大胆妄为的人。这样到了天宝十一载杨氏独揽大权，十二载十三载连年饥荒，局势才显得严重起来。而安史乱后，唐帝国还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左右，说明在这划时代的转折点后，一方面固然是开始面向下坡路，一方面也并非就立即一落千丈、分崩离析。而安史乱前

正如李白《古风》所说：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

其间虽然有矛盾、有曲折，总的是统一在一个发展的盛况中，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根据。

二、盛唐气象与陈子昂

盛唐气象是反映着时代精神的，然而如果以为一谈盛唐气象便是歌功颂德，则显然又是错误的。歌功颂德指的是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阿谀，是从来也不代表盛唐气象的那些应制诗之类的主要内容。而盛唐气象所歌颂的是人民的胜利，离开了人民的胜利就无所谓盛唐气象。唐代的盛世是由于隋末农民起义迫使统治阶级作了让步，是由于建安以来成长起来的民主要求在这一基础上的更为高涨，才使得封建社会顺利发展了它的上升阶段。而这些都是人民的斗争成果。盛唐时代并不是统治阶级好心的赐与，歌颂这一时代因此与所谓歌功颂德并无相同之处。相反的，歌颂盛唐时代正是要歌颂那促进现状更为富于解放的精神力量，歌颂那人民在胜利中饱满的生活情绪与自豪感。陈子昂作为盛唐诗坛的先驱，也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之间的桥梁，而陈子昂就是并不满足于现状的。他的最有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涕下！

这动人心魄的诗篇，它鼓舞了人们的事业心，增强了突破现状的豪迈气质，一种追求理想的热情，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新鲜品质，它乃是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给人们最深刻最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我们如果却以为陈子昂主要的是在这里揭露黑暗，或者说是在这里反映了一个没落无望的时代，岂不违背历史真实吗？实际上陈子昂在这里所揭开的正是盛唐的序幕。这就说明反映一个上升时代的诗篇原不是一味歌咏升平的，当然更不是什么歌功颂德了。陈子昂在诗歌主张上与李白是先后相映成辉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也与李白的《行路难》等一类篇章有极多共同之处。如果陈子昂所反映的时代竟是没落的，李白所反映的时代也竟是没落的，那么历史上还有什么唐代上升的高潮呢？如果他们之中一个是反映了上升的时代，一个却是反映了没落的时代，那么我们将如何来理解他们之间从诗歌主张到诗歌创作上的许多共同之处？事实上陈子昂是呼唤着盛唐时代的，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他们之间原极为相近。而孕育这样诗人的正是一个半世纪所形成的一个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把盛唐气象错误地理解为歌功颂德，或者把富于解放精神的诗篇又简单地理解为是反映了矛盾的激化，这就必然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矛盾是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我们却要求反映当时上升发展的诗篇中没有矛盾，这是可能的吗？不理解这一点，陈子昂唤起了整个时代注意的《登幽州台歌》发生在盛唐时代的前夕，也就几乎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

三、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

中国诗歌史上，作为一个理想的诗歌时代，唐代以前大都向往于建安，唐代以后则转而醉心于盛唐。盛唐气象乃是在建安风骨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而成为令人难忘的时代。对于建安风骨的大力提倡，首先有梁代优秀批评家钟嵘的《诗品》，之后就是陈子昂了，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说：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这有力的语言指出了唐诗明确的方向。之后李白《古风》说：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又《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①中说：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览明月。

而专选盛唐的殷璠《河岳英灵集》则说：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言气骨则建安为俦，

^① 即《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可见风骨乃是建安诗歌的特点，也是唐诗的优良传统。所以论到高适则说：

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论到崔颢则说：

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

然则盛唐气象之继承了建安风骨，盖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那么盛唐时代与建安时代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又有什么不同点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了解建安时代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那是从两汉的宫廷势力之下解放出来，从沉闷的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于是文学也就有力地 from 贵族文学中解放出来，带着人民胜利的心情、民主要求的信念；一种自由奔驰的浪漫的气质、富于展望的爽朗的形象，这就构成建安风骨的精神实质。而唐代也正是从六朝门阀的势力下解放出来，从佛教的虚无倾向中解放出来、从软弱的偏安与长期的分裂局面下解放出来，而表现为文学从华靡的倾向中解放出来，带着更为高涨的胜利心情，更为成熟的民主信念，更为豪迈的浪漫气质，更为丰富的爽朗的歌声，出现在诗歌史上。而初唐社会上残余的门阀势力与诗歌中残余的齐梁影响，到了盛唐就一扫而尽。这一种解放的力量，也就

是建安风骨真正的优良传统。而这样一种发展的力量与社会上的落后势力、保守势力能没有抵触吗？它乃冲击为绚烂的浪花，反映为复杂的歌唱，而总的则统一为人民胜利的声音，这也就是令人向往的“盛唐之音”。唐代的宏伟的力量，表现在经济上，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边防上，也就广泛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些力量如果不是人民的力量，那么是谁的力量呢？而解放了这些力量的如果不是人民自己那么又是谁呢？这也就是蓬勃的盛唐气象的实质。然而我们有些人却以为盛唐气象必然是歌功颂德，在这里似乎也就没有看见盛唐时代中人民的力量，或者是以为盛唐时代中人民是没有力量的，那么要歌颂只能是歌颂统治力量了。关于盛唐气象的许多争辩，问题就在这里。

建安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艰苦的时代。这艰苦由于这时代是出现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废墟之上的，这艰苦又由于这时代还缺少一种保证这个解放的有效的经验，因为一切都似乎是草创的。一种荒凉高亢的歌声，所谓“惊风飘白日”“高台多悲风”，就是建安风骨的基调。而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当然，为保证并发展这一解放的高潮，就得不断地斗争，就不得不有能禁得起艰苦考验的风骨，建安风骨因此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也是盛唐气象的骨干。没有这个骨干，盛唐气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陈子昂高倡风骨在诗歌史上具有那么重大的意